

中學適用

4

國文

研究讀本

劉務生題



上海大衆書局印行

中學適用

4

國文

研究讀本

劉耕生題



上海
大眾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

國文研究讀本

第一輯

全四冊

▲第一冊定價七角
▲第二冊定價七角

▲第三冊定價七角
▲第四冊定價四角

外埠酌加
郵費匯費

選輯者

史本直

校者

朱宇蒼

印刷者

大眾書局

出版者

大眾書局

發行者

大眾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國文研究讀本

史本直編

第四集目次

魚我所欲也章	857
神農之言章	887
呂相絕秦	925
燭之武見秦君	939
秦晉殽之戰	953
附錄之部	973

國文研究讀本

魚我所欲也章

孟子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人之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作者孟子的哲學思想（十二年六月編者舊稿）

緒言——孟子的年代及其事略——孟子的環境及其學說淵源——孟子的政治哲學——孟子的教育哲學——結論

緒言

孟子是孔學的正派。孔學分大同小康兩派：孟傳大同，荀傳小康。荀子說：『凡學始于誦詩，終于讀禮。』詩書禮樂，爲孔子蚤年所定，著爲雅言，故荀子之書，大半言禮。孟子得力于春秋，莊子說：『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大抵言經世必學春秋，所以孟子論仁政，都以春秋爲本。春秋立法有三世：一，據亂世，二，升平世，三，太平世。世界由據亂漸進于升平和太平，這個正合歷史進化論的觀念了。孔子立小康之義，以治二千年來的天下，在春秋謂之升平，亦謂之臨一國之言，荀子所述的就是這派。孔子又立大同之義，以治今日以後的天下，在春秋謂之太平，亦謂之臨天下之言，孟子所述的爲這一派。我們可以說大同派以尊民權爲主義，小康派以尊君權爲主義。小戴記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上下，以和夫婦，是謂小康。』孟子專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天下有道，某不與易』爲宗旨，這不是孔學正派的證據麼？

昌黎以前，孟荀並稱；儒林傳說：『孟子荀卿之徒，以學顯於當世。』至宋，始獨尊孟子與

孔子相等。汪容甫述學說：『漢興，諸經皆傳自荀卿，』秦漢以後二千年政治學術，都出於荀子，雖然宗派屢變，沒有一家不向荀學肘下討生活的。推原其故，無非時代關係，在專制政治下難於產生自由研究的精神，尤其是大同主義不利於時君。然而孟子的偉大和人道的精神，已經掣發了許多永久未經前人踏到過的哲學園地，這便是他在近代博人同情並且引起研究興味的最大原因。

在下面先把孟子的年代，事略，環境和學說淵源的大略說明一下，再進一步敘述他的哲學思想。

孟子的年代及其事略

孟子，鄒國人，名軻，字子輿。明人孟子譜說他是魯公族孟孫氏後，父激公宜，（一說名彥璞）母仇氏。孟子生於烈王四年四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二十五日逝世，享年八十有四。呂元善的聖門志所記與孟子譜同。陳士元雜記，說他生安王時，那麼，孟子當有九十歲，是不可信的。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到梁，（？）但是那時梁並未南辱於楚，就是喪地

於秦也沒有七百里之多？大抵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十七年誤爲襄王以前二年，難怪他要弄錯。（汪氏四書任氏約旨都主此說）推想魯平公和梁襄王的謚法還見於孟子，照我上面說的生死年月不致算錯吧。其他各家如禮樂錄說孟子年七十四，甘馭麟又說是九十七，完全近於臆測，沒有實據可以證明的。

孟子蚤年喪父，幼受慈母三遷的教訓，（趙氏題辭）長曾受業於子思的門人。當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秦用商鞅，楚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史記孟荀列傳）孟子默察時變，縱覽大勢，以爲齊最遠於秦，梁最近於秦，用於齊可以振天下之勢，用於梁可以遮天下之兵。他曾遊過齊梁，沙定峯說他是要謀誦秦的，（見讀史大略）怕不錯吧。元許謙說：

一之謂統天下爲一家，正如秦漢之制，非謂如三代之王天下而封建也；此孟子見天下之勢，而知其必至於此，非以術數讖緯而知之也。蓋自太古立君爲長，則封建之法行。黃帝置大監，監於萬國。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亦萬國，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十餘國，時云千八百國。至孟子時，相雄長國，祇七國；下餘小國，蓋不足道也。自萬國以至於七國，

吞併之積，豈一朝一夕之故？今勢既合，不可復分，終必又併而爲一，舉天下而郡縣之而後已。至於秦漢，孟子之言卽驗；但秦獨嗜殺人，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後定也。（讀孟子）

叢說梁襄王章

孟子主張國家統一，並不恢復古制，或保留現狀，他應時勢的要求，也不取法孔子的尊周主義；他的口號是『善戰者服上刑』爲一和平統一者。所以他往往勉勵諸侯推行仁政，使人民少遭些水深火熱的苦害，把世事早弄到承平光明之路。當時鄒魯悔過，行仁政，孟子留事鄒；至鄒穆公卒，於是應聘到滕國。滕國雖有賢君，可惜國土微小，不足有爲，又跑到梁。偏妙，惠王不兩年就死，襄王不可爲善，又跑到齊。住的年代很久，後以齊貪燕肇禍，不得不見機而去，這是孟子生平最痛心的一件事。晚年過宋，過薛，歸於魯。孟子自知道必不行，與其徒作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卽其講學的結晶體，他實在是我國古代最偉大底人物！

孟子的外書四篇，內容與七篇不同，大概都是後人加入的了。世傳孟子有今本古本兩種：荀子說：『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

攻其邪心。」韓詩外傳說：「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污世。」鹽鐵論說：「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飢。」又伍輯註說：「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這些都是今本和古本不同的地方。他如：「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耶？」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寡！」又「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斬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又他所引的「葛伯求餉」，「象日以殺舜爲事」等等，也是今本所無而不同於古本的地方——也許是孟子外書四篇裏的文字罷。昔河間獻王得先秦舊本，章帝以賜黃香，這是最舊的古本，可惜我們無從查考了。按外書四篇爲「文說」「孝經」「性善辯」「爲政」。劉歆七略和漢書藝文志都作孟子是十一篇；應劭風俗通義窮通並說十一篇作於孟子絕糧鄒辭的時候。但趙歧註孟子以爲假的，沒有採到裏頭。這書到北宋時已失傳了。（見王應麟困學紀聞）清姚叔祥客齊南，忽得外書四篇，丁杰孟子外書疏證說姚氏好造偽書，外書必不真。翟灝時做的「四書考異」上並設八證指外書不是真的，設三條推測說外書簡直是清時僞造的。我們知道外書裏的文章與七篇不同，且多抄襲七篇裏的意思。內外標

明篇目的，漢以前沒有這個體例，孟子又何曾有這種筆法？太史公不知有外書四篇，祇言作書七篇，偏偏作偽專家的劉歆就會找出來！不能不令人十二分的驚疑。

孟子的環境及其學說淵源

第一 孟子言性善，好算是他的哲學之中心問題。他肯定人類有善的可能性，所以他主張大同，要達到太平世的目的。太平世。禮運所謂『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春秋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這種性善論和西方的進種改良說同調。

第二 當時諸侯不知保境安民，演成『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的慘劇。若說到自己國內一方面：『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孟子目擊心傷，於是提倡保民，實行他經世的宗旨。他說民爲貴，民事不可緩，以及全書所說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都是要提高國民人格，立政治基礎於全民之上，豈非爲百姓打算嗎？司馬溫公疑孟，余隱之尊孟，雙方都不曾了解孟子這一層意思；不然，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第三 戰國時人心陷溺，營謀功利，殆爲當時社會普遍而顯見的現象；其流行之速之廣之危險，和現代的虎力拉不相上下。孟子欲止其流，故答梁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概他極端反對爲利主義，所以很激烈地說：——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告子）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梁惠王）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離婁上）

孔子說：『利者義之和，』（易傳）說：『以美利利天下，』說：『樂其樂而利其利，』（大學）何曾說利不好呢？孟子公然排斥的利，只是狹義的自私自利的爲利主義。若以『美利利天下』（易傳）的話投合時好而煽動羣衆，豈不更要促成『交征利』，『懷利以相接』，『不奪不讓』，『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底危局嗎？賢如孟子，那有不懂得富強的道理；他要因時救弊，正本清源以行其心之所安，故不得不拂逆大衆的心理；所謂與父言慈，與子言孝，他因爲地位上關係，也是應當如此的。

第四 孟子所言仁義，仁爲愛人，義爲善我的意思。孔子單說仁，未免徇人忘我，其流弊至曾子時，已將人類個性撲滅無餘。曾子說：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其親，敢不敬乎？（祭義）

這種宗教家的口吻，認人類爲機械的，沒有自由意志。其流弊遂生楊子爲我的反動；既有極端的爲我的楊子，就有極端爲人的墨子，可見孔子言仁的極弊，到戰國時已不足範圍一世的人心了。孟子有鑒於此，開口便談仁義，這原是他的獨到處，比較的進步多了。

第五 當時楊墨的學說，披靡一世。楊子看破惡濁的社會，索性放縱自恣，他說：

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臭腐消滅，是以同也。……

：生前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楊

朱篇）

『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此天人之窮毒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此

天民之逸蕩者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同上）』

墨子以爲厭世乃志行薄弱的人的行徑；所以反抗這種潮流，『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因爲楊朱一派可鄙，所以他『要以自苦爲極。』（莊子天下篇）痛苦的時勢，生命財產，朝不保夕，最會生出兩種反動：一種厭世家，一種救世家，楊墨就是這兩派的首領。孟子曾批評他們說：『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滕文公上）但說兼愛便是無父，因此兼愛就成了禽獸。這種論理學，不知從那裏得來？

第六 反對戰爭的論調，春秋末年已經萌芽；向成倡晉楚弭兵，墨子實行非攻主義。而孟子本爲排斥侵略主義者，他在當時鼓吹寢兵說也算得最有力的了。他說：『春秋無義戰，』說：『不嗜殺者能一之，』說『有人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說：『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本正義立論，很有濃厚的人道色彩。孟子要推行仁政統一天下，寢兵說確值得大提倡而特提倡。

第七 古聖人類多神道設教，直接以傳其道。孟子獨破宗教的藩籬，立民治的基礎，純是大同主義的精神。他論禍福說：『無不自己求之。』論傳賢傳子，雖說天與，然仍歸到民意的從違。凡宗教家陰陽五行災異的迷信，概行掃除盡淨，和歐洲胡俄古奴秋法律人制非神制的話，適相符合。

第八 孟子言井田，是要均平貧富的階級。論語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井田的緊要意思在此。此制歐洲現已盛行。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且有將土地收歸國有的，如勞農政府是。但井田不可行於後世，任何人都能懂得，法先王者法其意，則思過半矣。

孟子的政治哲學

法儒蒙德斯鳩 *Montesquieu* 盧騷 *Rousseau* 倡三民——民本，民生，民權——主

義，爲後世研究法學的人所推載。豈知我國二千年前的孟子，早已發明，他說：『天子一位，與諸侯同爵。』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理想上的君主，不是英日兩國的皇帝，而是美國底大總統。他責望時君，要善推其所爲，與

民同之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懽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梁惠王上篇）

王（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梁惠王下篇）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同上）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同上）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上）